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選舉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

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甿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

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
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
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
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
索隱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
修道之士各一人
威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紀並
博士弟子 甲乙科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
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
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

者委它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
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
事近著（儒林傳序）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
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
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
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
立明經博召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
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
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
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妄路每有策試輒興
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
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
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
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
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名取
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
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
十人（本紀案前書儒林傳成帝時未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為郎中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補掌故東京因仍舊制今更增各十人也）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

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紀

孝廉 康史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上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一人 廷尉大司農各二人 百官志注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紀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著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 並紀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垂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核舊章便利未明衆必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

參其同異然後瞻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若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左雄等傳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黃瓊傳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黃瓊傳

威帝即位詔曰孝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焚妖舉善

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亂
習遂至怠慢選舉垂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
懲改方今淮夷未珍軍師屢出百姓疵悴困於調發
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
百户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
得察舉社絶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
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紀
待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 李固傳
臣天麟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攷元朔詔書云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
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

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先
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
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
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襄賁
令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
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
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
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
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
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
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又失設科

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紀下同

威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崔寔傳作至孝獨行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臣天麟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有道

安帝建光元年四月巳己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事沛國施延爲侍中陳忠傳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淳元苽公孫

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淳厚質直

安帝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中舉淳厚質直者各一人

仁賢

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左雄傳論）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淳朴仁賢之士（樊準傳）

茂才四行

舊制光祿舉三著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黃琬傳）

光祿舉四行（吳祐傳四行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紀）

（漢官目録見百官志注）

鮑永舉秀才不應（本傳按茂才西都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明經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垂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著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第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著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並紀

計偕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所舉之人令與計吏偕上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並紀

將帥

永初五年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

明曉戰陳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
將帥者各五人 並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
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
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
將帥直嵗坐臧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
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
使郡選貪汙也 本傳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
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略
者詣公車 並紀

耆儒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 紀同下
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
及諸王國郎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魯
丕 魯丕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
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
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資糧

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紀案吳曾云此即畧舉推恩之始）

試尚書

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移病不試翟酺對第一拜尚書（翟酺傳）

試博士

太常卿一人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百官志）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傳）張元舉者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

博士（傳）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灾異以高等擢拜議郎（紀）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行選（本傳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朱浮上五十不應舊科上府遜選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言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甸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浮傳）

童子

熹平中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本傳）

（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爲郎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洪即洪也）

黃琬以公孫爲童子郎

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童子郎（左雄傳）

任延年十二爲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爲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杜根傳）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童

任子（公孫本紀人）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爲郎舍人

以父任爲郎

亘郁

景秉

以父任爲太子舍人

黃瓊

以父任爲太子舍人

亘焉

馬廖

周勰

宋均

表敞

黃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臧洪以父功拜童子郎

延熹中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州縣（楊秉傳）
何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七

奉議郎武學傳士臣徐天麟上進

選舉下

公府選舉

舉能案劇（衛颯傳建武二年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百官志注）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俊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

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

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

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

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反剌史二

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數選擇英俊賢
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
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漢官儀見百官志注和紀永元五年注又作建初八年詔未知孰是）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
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
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元初六年二月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
五人（並紀本）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
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
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
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殷肱詩刺三事
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敘先後情敷高
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二年郎顗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
既咎州郡郡州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
對尚書顗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
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實容
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

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 鄭顗傳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汚免 袁紀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疏言選舉補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 李固傳

威帝時陳蕃上言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豈不幸甚 傳

靈帝時呂强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叅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勑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 官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闕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 邕傳

趙戩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 王允傳

公府辟除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百官志）梁商爲大將軍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表紀）司徒楊賜坐辟黨人免（傳）永建三年太尉亶焉以辟召非其人免（表紀按本傳云辟召禁錮者爲吏）

臣天麟按公府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爲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而辟司徒橋元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爲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爲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郡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百官志）

臣天麟按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爲散吏表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

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爲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爲屈也雖然豈特東京爲然哉考之西都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一時卓絶偉之才而卒不免由郡縣吏以進身以至博士弟子丙科亦補掌故一藝以上但補卒史則知漢世仕進之路大氏如此嗚呼安得以三代選舉之法而語之乎

郡吏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百官志）

上計吏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紀按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之今又復也舊注乃引西漢舉孝廉與計偕則其事不類矣）

威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楊秉上言宜絶橫拜自此終威帝世無復留拜者（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吏時司徒袁逢受計吏百餘人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文苑傳）

聘處士

漢室中微士之醞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乃

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旌帛蒲車之所聘貢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
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
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
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即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
處子梗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頋多失其

中行焉逸民傳序

逢萌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
心養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
起以壽終

周黨勑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爲議郎以病去

職復被召不得已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
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
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
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
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
能宛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
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
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同郡
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

到 周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官建武中召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連聘不至傳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傳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書舉賢良孝廉特聘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疾而歸傳

法眞博通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聘眞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傳

周勰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聘元纁備禮因辭廢疾傳

黃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綸氏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遺之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召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禮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逮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

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瓊傳

黃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召錯等瓊傳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聘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元年順帝策書備禮元纁召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帝不能屈而敬其名本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方術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李固傳

徐穉字孺子恭儉義遜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

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曰伏
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
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云云威帝乃以安車元
纁備禮聘之並不至（徐穉傳）
帝又召安陽魏亘其鄉人勸之行亘曰夫干禄求進
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厩馬萬定其
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亘嘆曰使
亘生行宛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韓康遯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威帝乃備元
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
道逃遁（本傳）

揚著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覇陵稱
病歸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
復詔京兆尹重以禮勉勸著遂不就家拜東海相
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揚虎傳）
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爲處士累召並謝病不
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
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乘
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爲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
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
其濡跡乎不然何爲違正吉而履虎尾焉（荀爽傳論）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

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聘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稀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方術傳上

臣天麟按世祖鑒高皇嫚罵儒生之失故下車之初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擢卓茂於密令而加諸三公之位由是嵌巖之彥始以廉隅自厲而風俗師師競以節義相高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王良王成之徒或聘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是以激懦律貪明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般毛義薛包之倫以勵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有尊賢重道之實意而元纁安車之聘亦不絕於郡國然其間往往實不足以副名才不足以康世史謂方召樊英楊厚待若神明及至竟無他異無亦聘召太濫而拘儒俗士俱得以蒙丘園之賁李固謂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殆亦有由然則人主寤寐英傑固不可不搜抉幽隱而亦不可泛及於常流使弓旌玉帛之所招必皆抱道隱德之士然後足以爲世所貴而終南嵩少不至爲仕途捷徑矣

宣陵孝子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虎賁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威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邕傳）

選舉雜録

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盜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

張衡崔援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
筭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
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
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
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
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
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
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亘焉楊厚以儒學進崔
援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
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
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彊埸宣其智
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
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威之
時碩德繼興陳蕃揚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
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康時郭有道
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
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
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
來軫方遵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
心力之爲乎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薀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紀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谷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虎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本傳

元和三年上問鄭弘欲止令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勑有司使得人耳上善其言表宏傳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後審四

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
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下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
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
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
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
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負非獨州郡也
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
也紀

鄧太后臨朝樊準上疏曰光武孝明多聘名儒布在
廊廟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
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詭詭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
學詐欺鋭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臣愚以爲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公卿各舉明經及
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太后深納其言屢舉方正淳樸仁賢之士準傳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
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遠而所
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
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旋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
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
不次紀

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
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

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
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情覈高
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紀
靈帝時蔡邕上疏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
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
之小者庸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
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
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
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
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
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
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
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
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邕傳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八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民政上

戶口

漢興至于孝平戶口極盛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戶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于孝和民戶滋殖又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飢之苦民人復損至于孝威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

墾田亦多軍師屢征及靈帝遭黃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宮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裔不全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尅平天下文帝授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户九十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帝王世紀見郡國志注

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之年户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爲本乎郡國志注

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最户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七明帝永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

萬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
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
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
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
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
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
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六十四萬六千九百一
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
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
步冲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
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

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帝
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
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
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郡國志注
列郡戶口數 並見郡國志今不詳錄

雜錄

建武十五年詔下諸郡檢覈戶口年紀 紀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故吏稱其官民安其
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紀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今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
三歲令諸懷孕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

歲著爲令紀

三年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惛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亶給如律紀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食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人老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寇賊害人此亦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此行案致其罪城南寇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本傳

鄉三老

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正女義婦遜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百官志賜

三老爵見賜爵類

鄉亭長

鄉置有秩游徼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長以禁盜賊百官志

民伍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

告監官百官志

孝悌力田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紀下同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餘見賜爵類

勸農桑

明帝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冥螟蜮以及蚤賊

十年四月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紀

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劉般傳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並紀

假民田苑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 紀下同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禾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飢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爲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庸賃種餉皆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

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
田尚多未有墾闢甚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粮務盡地
力勿令游手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
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官有陂
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十一年令民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十五年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
國公田假與貧民
三年三月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四月詔上林廣成苑
可墾闢者與貧民

賜民爵賜粟帛

建武三年閏月賜天下長子當爲父後者爵人一級
紀下同
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
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
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即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
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及流人無
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
永平三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一年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
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郎從官以下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
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以下帛有差
十八年四月詔以時雨不降陽天下男子爵人二級
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建初三年立皇后賞民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
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

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
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二年嘉瑞屢臻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
孤獨帛加賜男子爵人二級三老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巳丑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
老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
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
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
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
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
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
安帝永初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男子爲父後及
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元初元年改元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
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脫無名數及流
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
人三斛正婦帛人一疋
永寧元年立皇太子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延光元年改元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

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正婦帛
人二疋
三年鳳凰集賜男子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爲父後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正婦帛人三疋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一級
爲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
自存帛一疋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民無名數
及流民欲占者一人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五斛
永和二年四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威帝建和元年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級爲父
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
自存者粟人五斛正婦帛人三疋
獻帝建安元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
田人二級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八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九

奉議郎武學傳士呂徐天麟 上進

民政中

賜酺

明帝永平十五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章帝元和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賜洛陽人當酺者
布戶一疋城外三人共一疋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酺五日庚辰
賜京師酺正紀

呂天麟按周禮族師有春秋祭酺之文先儒謂族
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勸酬

也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亦令天下大酺漢時有賜酺之恩蓋本於此蓋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使得合聚飲食酺之爲言布也言王者布德於天下也

復除

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十九年幸汝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是年徭役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並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民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威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並紀

臣天麟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孝悌力田或以三老或以

以至民産子者大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
祠者莫不得復其閭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
濟陽南頓元氏數邑蓋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崇孝行

孝經師主監試百官志屬司隸校尉 悉通孝經樊準傳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樊準傳
毛義以孝行稱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十斛
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劉平傳
薛包以至孝聞建光中公車特召包稱疾不起有詔
賜告歸加禮如毛義上
江革母老自輓車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上書告歸

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
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
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
以終厥身有如不幸祠以中牢本傳
荀爽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
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
孝經選吏舉孝廉蓋以孝爲務也本傳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
鄧太后增邑五千户東平憲王傳
東海孝王臻及弟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順
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

哀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有增户之封今增臻封五千户儉五百户光啓土宇以酬厥德（東海恭王傳）

戒奢侈

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後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内棄末而反本皆爲而歸真女脩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耻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蕩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耻之心生（東京賦）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禾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章帝紀）

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素方空穀吹綸絮（安帝紀）

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安帝紀）

元初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

務崇節約遺永初之際人離荒戾朝廷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穀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紀

王符著潛夫論指訐時短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虙爲遊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怨者多則咎證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彈挾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彈丸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

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
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
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
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之晚此
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
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
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旛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
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
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
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令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
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途御僕妾皆服文

組綵牒錦繡綺縠葛子升越筒中女布犀象珠玉虎
魄璅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
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
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
業古者必有命然後迺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
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 王符傳

荒政上

建武二年秋九月關中饑民相食 紀下

同 紀

五年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爲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踴其令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寃獄録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長吏各絜齊禱請冀蒙

嘉霔

章帝即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兖豫徐州田租芻槀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謹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

理寃獄

五年二月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其令二千石理寃獄録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和帝永元四年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五年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户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光坐三月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郡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兖冀青州貧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内陳留蝗九月京師蝗詔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

九年六月蝗旱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藁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閏月賑貸瘢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

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尤貧者穀人三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詔象林民失業農桑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

九月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令茲淫水爲害餘歲頗登而多不均淡其今夫下半入今年田租芻藁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十四年四月庚辰詔貸張掖居延瘢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是秋三州雨水十月甲申詔兗豫荊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藁其不蒲者以實除之

十五年閏月乙未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瘢煌貧民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十六年正月乙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賈之不能自

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兗豫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爲雇犁牛秋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甚大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巳詔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藁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藁皆勿收責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民政下

荒政下

殤帝延平元年六月詔曰自夏以來陰雨過節其減大官導官尚方內府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七月勑司隸校尉部刺史各實覈所傷爲除田租芻藁安帝即位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二年正月禀河南下邳東萊河內貧民二月乙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二州禀貸流民十月庚寅禀濟陰山陽元菟貧民十二月辛卯禀東

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以年飢故詔以三輔
北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筭芻稾稟
上郡貧民各有差二月稟九江貧民七年郡國被蝗
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調
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
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飢民又調濱水縣穀輸敖倉
元初二年詔稟三輔及涼六郡流冗貧人
三年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方今盛夏
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其務消災疚安輯黎元

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遣光祿大夫
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
收口賦十一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
畝減田租
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
壓溺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其敗壞廬舍失亡穀
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
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爲收領之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
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三年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陷甲午詔實覈傷

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爲收
斂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四月遣光祿大夫案行
漢陽及河内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
者録囚徒理輕繫
五年四月京師旱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
過更
六年十一月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
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絶疑郡縣用心
怠惰恩澤不宣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藁
陽嘉元年二月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京師旱
勑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者詣嵩高

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北年水潦民
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之絶稟冀州尤貧民
勿收今年更租口賦
三年二月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
須得霔雨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遣光祿大夫案行稟
貸除更賦
質帝本初元年海水溢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
人爲水所漂没死者又稟給貧羸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
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饑死遣四

府掾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
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户詣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之絶
安慰居業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
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
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禁郡國不得賣酒
祠祀裁足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勑州郡賑給貧
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
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還償六
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
鈞求收葬及所壞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
千壞敗廬舍失亡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
延熹九年正月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
疾疫之困盜賊調發南州尤甚災異日食譴告累至
政亂在予仍獲咎證其令大司農絶今歲調度追求
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
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
驚譟司隸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户者遣三府
掾賑稟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溢詔州郡賜溺死者七

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
食稟人三斛
靈帝熹平元年六月弘農三輔螟遣守宮令之鹽鹽
穿渠爲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
十四以上勿收責
獻帝興平元年七月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
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時穀一斛五
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
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
無降帝疑賦卹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
非實使特中劉艾出責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
省閣謝奏收侯汶者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
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紀並

奴婢

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
聽之敢拘報論如律 紀下同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没入爲奴婢不應舊法
者皆免爲庶人
七年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下妻欲去
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八月癸亥詔曰敢灼奴婢論如律所灼者爲廢

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而律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
未報一切免爲庶民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
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
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
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殤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
疲癃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

禁厚葬

建武七年詔曰世以厚葬爲德薄終爲鄙至子富者
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其布告天
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紀下同
明帝永平十二年詔曰喪貴致哀禮存儉今百姓
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
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豈祖考之意哉
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安帝永初元年禁殫財厚葬
和帝永元十一年七月詔曰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
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

從有司不舉怠放日基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布道
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王符著書以譏當時號潛夫諸曰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新葬之中野不封不植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桐
木爲棺葛采爲緘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桂柏杶樗之
屬各因方上裁用膠漆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楩
梓豫章之木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
洛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文帝葬芒陽明帝
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
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迺崇喪或至金按
玉匣檽梓梗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
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普普靈公多賦以雕牆春
秋以爲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
於羣司士庶迺可僭後過天道乎（王符傳）
永元十六年司徒張酺薨酺病困勑其子曰顯節陵
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爲三公不能使從制
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盡祭而已（袁紘紀）
趙咨遺書勑其子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椁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
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土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
周室因之復重以牆翼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
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

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
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頹陵
法度表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太
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
廢德減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
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華夏之士
爭相陵尚并棺合椁以爲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
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王孫裸葬墨夷
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
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
生疑異恐爾等自厭所見耳諱所議故遠采古聖近

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平
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植於
戲小子其勉之哉

范冉（一作冊）臨終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
侈之俗生不得救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
斂斂以時服衣足敝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
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
高下足令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如也（並本傳）

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通塞命也始終
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
密吾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幅巾而已奢非

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本傳

臣天麟按竭資用以奉窀穸西都雖未設禁然觀貢禹言於元帝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過自上生楊王孫報鄭侯書亦曰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由此觀之則末俗浮侈自西京已濫觴矣中興以後蕪禮違制日以滋甚故自建武永平詔書數下明立禁防而王符著論深譏當世生不極養死迺崇喪往往貴戚豪右莫能易華返質獨高人達識不爲流俗之所遷染如楊震鄭弘王堂鄭元輩皆遺令葬薄以矯愚俗周磐勑其子曰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垂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示不忘聖道趙咨將終亦告其故吏使薄斂素冠藉以黃壤欲令速朽不聽子孫改之噫若數子者其特立獨行不展轉於流俗者歟

瘞遺骸

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椁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 紀下同

質帝即位以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

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本初元年二月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届節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朕意

威帝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厮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爲設祠祭

永壽元年洛水溢鴻德苑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釣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終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一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食貨

田制

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紀

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户口年紀互相增減廼詔下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

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
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
街帝聞之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
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
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迺實
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
田不實下獄死 傳

章帝建初三年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
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墝差爲三品各立文簿
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迺上言宜令

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
州郡 傳

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
而食常不足郡界有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迺驅
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牛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
給 傳

仲長統昌言曰并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榮樂過於封君力勢侔於守令雖由
禁網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
網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富正風俗之奢儉非
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夫田以斷兼并去末作以一

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
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
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
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
騫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
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
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
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
常居吏食自禀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
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
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官田力墾農

事迺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傳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
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彊人占田踰侈其
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彊太半之賦官家
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
而威福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
資富彊也孝武皇帝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田至
哀帝時迺限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難
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
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
衆土地布列在豪彊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

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并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之正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兗豫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今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單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並郡國志注

租稅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

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今布帛爲租則吏多姦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朱暉傳

安帝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筭

威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畝十錢也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並紀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陸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傳

筭賦

漢法常以八月筭人見皇后紀按曲都之制艮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高祖四年八月初爲筭賦故兩漢率用八月筭人也

明帝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筭紀下同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筭三年

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算
威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算

口賦

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
錢以食天子其三錢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光武紀注
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廬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紀下同
安帝元初六年會稽大疫除田租口賦
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
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
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尤甚者勿收口賦

更賦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爲之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
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
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
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
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
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明帝紀注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復是歲更賦六歲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十四年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二歲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筭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更賦口筭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陽嘉元年勿收冀州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
威帝永壽元年復泰山琅邪更筭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

調度

大司農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
相給足百官志
明帝即位赦隴西勿收今年租調
威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
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並紀

財用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
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
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
人主受郡國傳漕穀百官志
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
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

十稅一如舊制 紀

肅宗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科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王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 朱暉傳

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竇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 紀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威帝時段冏言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傳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郯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紀

中平二年中常侍張遜趙患說帝斂天下田畮十錢以脩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遭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威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張遜傳

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中府內府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呂強傳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迺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陸康上疏諫曰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

故魯宣稅畝而蝝灾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 陸康傳

錢幣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迺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馬援傳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傳

威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機軸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盖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盖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

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銾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曜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帝竟不

鑄錢劉陶傳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己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

官者傳

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理文章不便人用

董卓傳

鹽鐵

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

鼓鑄

百官志

肅宗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
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傳
元和三年帝幸安邑觀鹽池紀
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鹽
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於是詔諸尚
書通議朱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
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
復獨奏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誠非明王所當宜行
帝卒以林等言爲然朱暉傳
和帝即位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摧收鹽鐵
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
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
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
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遣
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煑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
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
明知朕意紀
永平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紀

禁沽酒

和帝永元十六年二月己未詔兗豫徐冀四州比年
雨多傷稼禁沽酒紀下同
順帝漢安二年十月丙午禁沽酒

威帝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蝗蟲滋蔓饑饉荐臻趣不糜爛則爲國寶甘禁郡國不得貢酒祠祀裁足

罷貢獻

建武十三年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廼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紀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 循吏序

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市樊儉臨死奏乞罷之明帝從之 本傳

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冰綺方空穀吹綸絮 舊齊有三服官今省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迺上書陳狀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安帝永初五年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 並紀

順帝永建四年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

東漢會要卷第三十一

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本紀

表紀作漢陽都尉